

三苏策论

一
正十二册

光緒辛丑季夏月

三蘇策論

古謹請磬氏署首

三蘇策論序一

余少讀蘇文竊怪傷者凡戰國之餘習或曰戰國之策說誕乖僻三蘇默取而慕之斥之者是也怪之者非也余曰不然戰國有蘇秦有孟子蘇張公孫衍之徒好言縱橫好言強富雖孟子猶喜譚仁義至於好色好貨求害不許之以王天下蘇張游說說辯而端無復六經簡約之旨而孟子亦廣喻曲譬如秋水灌注滔滔不絕觀其文章與游說者無以異然則孟子亦戰國之習與孟子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孟子之辯不得已而不已者也雖辯而不失為聖賢蘇張之辯得已而不已者也故辯而終流為說士且孟子時周分為二晉裂為三諸侯王兵連禍結爭慕得士而士如蘇張輩類皆揣摩時君之好惡與當世之利害指事類情明目張膽無復顧忌故凡論說雖詭於正道後世號達變之君子猶有取焉蓋雖孟子亦有不得掩而蔽之者三蘇之文不必皆出孟子然獨能揣其事勢權其要害發為策論曉暢通達而余所尤服膺者王安石之姦未顯也而明允獨先辯之六國之敗由於以盛賂秦及宋之斃亦肇於以金幣賄敵而明允於六國亦早論之甚至東坡之策勇敢謂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而近日用兵之弊大率坐此子由之策臣事有重臣權臣之分其後宋亡皆權臣誤國而重臣卒不復見蓋後世數百年之事朗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宋之君臣不能信用甚或仇而惡之至其既驗則未有不歛衽而推服之也嗚呼曹鼐以後數人而已余嗜戰國孟子又好三蘇文既老而不衰適

明詔以策論試士三蘇其策論之尤者因訪友剽剽之請爰釐而正之繼為若干卷

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善化張紹齡序於會稽之水師防次

三蘇策論序二

聞之聖人之門厥有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斯四者而有之其惟蘇氏之文乎蜀道險遠僻處西隅如司馬相如揚雄王褒輩代有傳人有宋蘇氏者出父子兄弟挺生其間觀其為文也洋洋灑灑震古鏘今盡濟其美而忠君愛國之忱溢於楮墨是其所謂負經世之學而立不朽之業者歟憶自勝衣入塾即喜讀古文辭每於蘇氏諸文尋繹三復不能自己及隨侍先大夫之官嶺南備兵瓊島即東坡先生游跡之所經郡城之北有金粟泉在焉氣清而味冽焉先生所手闢彼都人士即其地構蘇泉書院絃誦其中景仰前徽至今弗替歲次甲申法越事起磨盾從戎道出合浦策馬遊天涯海角亭又為先生所手建者殆余與先生默默相契於千百年後若有前緣者茲以會文主人將所輯三蘇策論見眎網舉目張有條不紊皆切實有用之說輒令人神往者久之重以屬為校讐付之石印以公諸世丹黃既竣率書數語以歸之是為序

光緒二十四年歲次戊戌夏六月

會稽峭庵王緯

元批

光緒辛丑季夏

鍊石書局校印

三蘇策論總目

卷一

策

魏策

權書上 權書敘

強弱

權書下 孫武

項籍

遠慮

衡論中 重遠

卷二

論

衡論下 申法

田制

樂論

春秋論

太元論下

九辨

審勢

心術

攻守

子貢

高祖

御將

廣士

議法

六經論 易論

詩論

太元論上

太玄總例 并引

八十一首

審敵

法制

用間

六國

衡論上 衡論敘

任相

養才

兵制

禮論

書論

太元論中

四位

三方

占法

歷法

洪範論中

史論引

史論下

卷三

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物不可以苟合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書論

禮論

中庸論下

論好德錫之福

論取部大鼎於宋

桓二年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桓六年

論黑肱以濫求斧

昭三十一年

推玄算

洪範論敘

洪範論下

史論上

諫論上

御試重巽申命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既醉備五福論

詩論

中庸論上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鄭伯克段於鄆

隱元年

論齊侯衛侯晉命於蒲

桓三年

論用郊

成十七年

論春秋變周之文

求表之贊

洪範論上

洪範後敘

史論中

諫論下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儒者可與守成論

以下二首俱程試

形勢不如德論

易論

春秋論

中庸論中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桓元年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僖八年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三十年

宋襄公論

秦始皇論

伊尹論

孫武論上

孟軻論

卷四

論

樂毅論

賈誼

鼂錯

諸葛亮

總論一

大臣論上

續歐陽子朋黨論

刑正

論魯隱公

卷五

漢高帝論

周公論

孫武論下

韓非

留侯

霍光

韓愈

辨論二

大臣論下

屈原嗜美論

論養士

魏武帝論

士燮論一本

子思論

荀卿論

張釋之

揚雄

思治

辨論三

論武王

道德

論秦

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論管仲

論孔子

商鞅

項羽范增

策問

私試策問八首

私試策問四首

又七首

國學秋試策問二首

省試宗室策問

擬殿試策問

雜策

禹之所以通水之法

休兵久矣而國益困

卷六

策

策畧一

又四

策別安萬民一至六

周東遷

封建

私試策問二首

又五首

又八首

試館職策問三首

策問六首

修廢官舉逸民

關隴游民私鑄錢與江淮漕卒為盜之田

天子六軍之制

策畧二

又五

策別厚貨財一

策畧三

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始皇漢宣李斯

私試策問三首

又六首

永興軍秋試舉人策問

省試策問三首

私試策問

又三

策別課百官一至六

卷七

策別二

策別三

策斷下

策別訓兵旅一

策斷上

御試制科策一道并問

策別二

策斷中

擬進士對御試策并引狀問

卷八

夏論

上國論

三國論

隋論

周公論

進論五首 禮論

詩論

商論

秦論

晉論

唐論

老聃論上

易論

春秋論

周論

進論六首 漢論

七代論

進論四首 五代論

老聃論下

書論

卷九

進論五首 蜀論

西南夷論

北狄論

燕趙論

西戎論

君術策五道

臣事策上五道

策

進策

臣事策下五道

民政策上二道

卷十

策

進策 民政上三四五道

民政下五道

論

秘問策論六首

形勢不如德論

秘史論一首 史官勸賞罰論

王者不治夷狄論
禮以養人為本論
省試論一首 刑賞忠厚之至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既醉備五福論

御試制策

卷十一

論

歷代論并引

周公論

知榮起武

漢景帝

漢昭帝

堯舜

五伯

漢高帝

歷代論二

漢哀帝

三宗

管仲

漢文帝

漢武帝

漢光武

漢光武下

李固

賈誼上

孫仲謀

王衍

晉書

宋文帝

唐太宗

姚崇

卷十二

論

歷代論

馮道

燕劉

明論

辯姦論

陳書

賈誼下

晉宣帝

羊祜

祖逖

梁武帝

狄仁傑

宇文融

牛李

陸贄

管妃

三子知聖人汙

顏清道老傳

鄧禹

荀彧

劉玄德

晉武帝

王導

宋武帝

唐高祖

唐玄宗憲宗

郭崇韜

兵民

管仲論

利者義之和

三蘇策論卷之一

幾策

審勢

眉山蘇 洵老泉氏著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萬千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國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當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事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衰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衰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毒。斷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為陰。與己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

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有天下。散為郡縣。聚為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為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國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絕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衆小。絛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前。三尺監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實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更賸情。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冤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敢怒也。若此類者。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達漫漶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與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於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

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不必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道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固民之法。遂至於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雖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外亡戰鬪之患。此人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遍。而蓬蒿藜藿。是盡其利。人不得以為食。禽獸之所蕃。且當此之時。謂之地有餘。古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雖其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困。病於有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十人為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為少減。是謂狼天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者。懼不能久也。方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過京師與西邊北邊之郡耳。昔太祖太宗。既平天下。四方遠國。或數千里。以為遠人險設。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既安。四海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世之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為賊之備。且天下治平。非緣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為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十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不可無備之處。乃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為兵之人。夫豈樂乎為兵哉。或者飢饉困蹙。不能以自存。而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去者大半。臣以為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為貴智矣。

民政策上第五道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為之立法。補苴缺漏。疏剔禁穢。其為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為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忘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為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為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井之民。服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為不便。故從而為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井而有餘。則思以為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於破其資畜。而貧者取於不若。以爭為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為盜之心。則為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為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為性。豐年食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子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為斂。藜藿不繼而不為法。故為之法曰賤而官為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為發之。以無傷末。小饑則發小熟之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為兵。入而為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憂。而兵罷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為害農。故特為設兵以辦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為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閑暇。則習為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不可使於今者甚多。而臣不敢復以為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眾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捐其有

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恃一物之不得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求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遷之而後固也。驚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誇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閼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匈奴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也。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磨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無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絳皆誅死而吳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皆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將人殺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章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徇倖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